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四

碑

重修華嚴閣碑

范公德政碑

記

中巖記

修覺山記

浣花溪記

遊浮渡山記

岱記

遊武夷山記

闕里碑畧記

鄭公理邳德政記

尊聞堂記

梅花墅記

翠娛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四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評定

陸敏樹生生叅閱

○○○重修華嚴閣碑

象象象之  
起

市有白龍寺。殿頗壯。有地藏華嚴二閣者。左右翼之。則已圯。華嚴之處其右也。甚或欲修之。莫先焉。曰。恐斯地之不必爲寺。有是委衆力於壑也。夫圯而弗之修。則將廢。廢則其象疑不爲寺。疑不爲寺。則將與居民共之。將與居民共之。則將反爲欲之者資。曷可弗

之修也。圯而亟修，修而復其舊物，或益焉，其使有目者，確然見斯地之必爲寺，而知其非有則無生其心。是使之終爲寺有者之道也。修之奚先？先其甚者，役成請銘。鍾子銘曰：有寺歸然而兩其翼，如左右手，或廢其一人，將入懷，攫其所有，若或新之，引其臂焉，將衛其首，陞楯森如過其堂下，莫之敢狃。予宜斯義，告退轉者，俾堅其守。僉曰：善哉！單有衆力，光復其舊工之後，先相厥圯者，孰甚？孰否？否特未甚，終亦及之。請視其右，苟終斯願，將復銘焉。銘則不朽，受事者誰列。

名其陰里人某某

直寫當日之事。明爽條達。其存羊愛禮。可作佛門金湯。啓後開來。更可令施者繼起。

○○○范公德政碑

語意深其真  
寔出日自覺  
靈妙

仁碑原久猶  
遷可長

徵吏治者必以言。然有氓隸之言。有文士之言。一文士之標。詔不若干萬氓隸之言。之公也。衆文士之倡。和不若一氓隸之言。之信也。雖然此爲夫治行無實。而藉文士之言以潤色之也。云爾。若夫實心實政。加於上下。達於幽明。千萬人與誦之矣。一夫心許之矣。乃或慮之於心。而未能出之於口。出之於口。而未能傳之於世。用文士之筆舌。代吏民之心口。此從來史家循吏之所爲傳也。豈可廢哉。而余非其人也。銓部

不知爲銓部  
其言乃公

有范質公者。曾爲東昌司李。余友王永啓督學山東。曾爲余言其人。清真簡遠。有名士之風。而不廢吏事。余心儀之久矣。公且入爲銓部。疏理人才。維持世運。天下人誦公之爲名銓部。不暇知公筮仕之一郡。與司李之一官。而東昌吏民親被周澤。優渥霑足。若東方之戀袞衣。南國之思甘棠。又不必知公之爲名銓部。所知者公在東昌一郡。司理一官之政而已。堯郡丞。楚人周君者。公舊屬吏也。姑順吏民之意。取公宦跡之在一官。名實之在一郡者。垂之樂石。而屬余紀。

之其言曰公之爲名銓部子所知也乃若京邑聘京  
輔舟車孔道公之爲司李正早蝗相仍人相食之時  
也公巧出於誠捷生於靜苦心本於曠懷而多方行  
以無事事未至而經營則若革大戶以疏里甲之蠹  
除馬戶以清郵傳之役事至而修救則若查粥賑以  
活道殣置膳田以息踐更條捕蝗十議以捄田穉事  
已而善後則又若年豐穀賤酌爲入穀抵銀之議增  
其值俟時而平散之諸如小大之獄必以情身處於  
無欲而墨吏望風去此雖一官之職一郡之事不足

知止此正是  
被澤之東人

收時

以盡公。乃東人所以知公誦公者。止此而已。雖然立  
石誦公者。東人意也。非公意也。公無意于東人之誦。  
而似不能不忘情於子之文。是以聽其立石而不辭。  
子其爲東人紀之。余猶記吾鄉人蔡君作臨清守時。  
移書於余。大索余集云。其意出范公。其言與今周君  
之言合。夫周君欲以余文代吏民之心口。而公反借  
吏民之心口。以博余文。身操天下鑑衡。少年隆貴。而  
區區然屑屑然欲得疏賤文士之一言。以爲重。此其  
虛懷曠識。有大過於今人者。此公所以爲天下名銓。

部也。而惜余非其人也。

碑銓部易近于可疑。故其中曰所知者司李一官之政。知公誦公止。此皆深著民之公也。以口代心。令世知文人之重。

○○○中巖記

去青神西南十五里。江色盡綠玉。中邊皆見。隔岸坐立數山。若架閣者。中巖也。巖下上連延可十數里許。迴流峻壁。冥壑複磴。竹樹蒙籠。大要向背。往復皆與此巖終始。渡江卽水月樓。樓趾齧江。寺冠之。由樓視江。則已頽。由寺登樓。乃反降階。階垂窮。與樓湊。階代樓爲梯者。強半揣本齊末。度樓之腰。猶未能至。乎寺趾也。降自樓。出山門。右行。不見江。則摩磴如蟻。數折爲喚魚潭。魚聽掌出。石壁百仞立。而微頽。潭漱其脛。

石無完膚。有邵伯溫大書可模。並壁行數武。爲羅漢洞。洞低曲。倮而入。如行牛角中。隙處稍右。則爲伏虎巖。巖鑿巖爲十千萬億佛。如恒河沙數。巖半之跨壑。爲一小石橋。銜木其壁。爲閣。若居人架竹梁上。以承燕巢者。人屈曲行其下。沿緣洞壑。俯仰竹石者數里。曰此走井研富順道也。巖又半爲流杯池。一曰太極池。有屋數楹。屋後爲泉。泉流洞中。石壁四周有黃魯直大小二石刻。壁間宋元刻頗多。每兩石縫接處。往往上下各截其半。中嵌俗筆。亦有居石隙苟完者。出洞

此行恍惚境  
如是

極盡空中之  
妙景

緣磴行。與步歎代。去所謂羅漢洞伏虎巖者。度可四  
三里。乃復睹前鏡巖佛象。須眉歷歷可數。才隔一壑。  
尋。撞。可。度。疑。前。此。一。段。途。徑。可。省。矣。大。抵。喚。魚。潭。以。  
往。行。皆。並。壑。石。壁。夾。之。若。岸。壑。若。溪。藤。蘿。鬱。蔽。壑。中。  
若。荇。藻。老。樹。如。槎。根。若。石。猿。鳥。往。來。若。遊。魚。特。無。水。  
耳。諸。峯。映。帶。時。讓。時。爭。時。違。時。應。時。拒。時。迎。哀。短。避。  
就。唯。形。匠。心。橫。豎。參。錯。各。有。妙。理。不。可。思。議。又。行。里。  
許。踳。躐。拾。級。乃。睹。古。中。巖。題。額。去。三。石。笋。不。遠。所謂。  
諾。詎。那。尊。者。引。牛。頭。僧。持。鑰。扣。石。笋。笋。開。得。低。頭。佛。

盜珠是也。鍾子曰：自中巖至尊者巖，從下視上，頂踵腹背，其石脉皆當爲笋。笋隙且平處，則置屋，仄則鑿磴。斷則爲橋，處危臨深，則設石欄。欄則復見江，從江中望巖上，僧舍佛剎，雖一居之內，前軒後寢，纍纍綴高壁上下，疊而不覺其前後通也。登巖行屋中，皆磴道，乃稍得其要領。趾後竟，卽摩前頂。石笋中分處，如一門，尊者像處，其中右旋復爲佛殿。殿傍一笋屹如浮屠，與中分者而三，實一笋也。人直指其巋然三峯者，爲石笋耳。笋上宋元刻亦多，俗書灾石者亦復倍。

之萬曆辛亥十月二十一日。曉霽。與弟恬及艾子登於中巖焉。禮諾詎那尊者畢。說偈。偈曰。偶爾喪珠復返急時扣鑰相求。未免勞勞多事。世尊不合低頭。又曰。未必衣珠真失。總緣巖石當開。自供羅漢遊戲。不管山僧往來。說偈訖返。

能出巖壑之景色矣。而徑行頻望之景色亦盡出。記中摹寫景色。岩壑樓閣。多有十日一山。五日一水。所不能如此王細者。

○○○修覺山記

辛亥十月十有九日。早發新津。叔弟恬不知隔江者。爲何許山也。與童騎疾驅過之。予與艾子後坐舟中。指江千削壁千仞。竹樹榦桷出沒晴嵐雪浪外者。異焉。問之。則修覺山子美遊修覺寺詩曰。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飄泊暮歸愁。後遊詩曰。寺憶昔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舍此欲何之。及

連疊出奇

憑高下視光  
景宛然

唐明皇幸蜀大書修覺山三大字嵌石壁今猶存者  
卽其處也決策登焉所從徑哀山石之複者爲磴亂  
整枉直各肖其理登者屢憩憩處每平平處每當竹  
樹隙隙處必從其下左方見江江錯磧渚或圓或半  
或逝或返去留心目間土人縛竹爲亂若童子置葉  
盎中以度蟻設身處地頗危之從上視下輕且駛甚  
適也度磴去頂可四五之一行住坐立更端者數矣  
其傍乃有石級齒齒蜿蜒壁間者徃修覺寺道也日  
姑舍是尋中徑數折上有亭翼然祠杜工部李供奉

蘇端明方正學方有石刻詩可讀。亭後數武爲寶華寺。禮佛畢反自亭出山門左行。竹樹純駁夾砌數折。卽修覺寺。寺前雙井一井置一塔。唐物也。明皇書嵌佛殿左側巖壁上。字方廣二三尺一字各專一石。飛翥沈着且甚完好。予入蜀所見唐碑獨此耳。出寺無所見欲返寺僧指石噤一小徑才容足出此徑乃有平田大陸復緣磴數折上。矗然頽江者曰雪峯兩寺乃在其下。始悟所云磴去頂四五之一者第可指修覺耳。非此峯也。左眺稠稊山如旅行而稍居其傍下。

忽得二字妙

憑欄視江則已正無所不見。不若初所見江之從其  
下左方也。然從下上修覺去江趨遠。從修覺上雪峯  
視江乃反近。舟中所指江干削壁者。卽今着腳處也。  
降自雪峯復遶井塔下。屈曲一二里許。不復見所由。  
寶華寺徑矣。乃忽得所謂石級齒齒壁間。往修覺寺。  
道者則今還道也。與初所從徑合。徑窮登輿。是日抵  
彭山宿。記授弟恬。

似無奇可紀。第從步武間著其婉折耳。寫頻望之  
狀最爲得之。

○ ○ 浣花谿記

出成都南門左爲萬里橋西折纖秀長曲所見如連  
環如玦如帶如規如鉤色如鑑如琅玕如綠沈瓜窈  
然深碧潏洄城下者皆浣花谿委也然必至草堂而  
後浣花有專名則以小陵浣花居在焉耳行三四里  
爲青羊宮谿時遠時近竹柏蒼然隔岸陰森者盡谿  
平望如薺水木清華神膚洞達自宮以西流匯而橋  
者三相距各不半里昇夫云通灌縣或所云江從灌  
口來是也人家住谿左則谿蔽不時見稍斷則復見

天邊明

神志

谿如是者數處。縛柴編竹。頗有次第。橋盡一亭。樹道左。署曰緣江路。過此則武侯祠。祠前跨谿爲板橋。一覆以水檻。乃觀浣花谿。題榜過橋一小洲。橫斜插水間。如梭谿周之。非橋不通。置亭其上。題曰百花潭水。由此亭還度橋。過梵安寺。始爲杜工部祠。像頗清古。不必求肖想。當爾爾。石刻像一。附以本傳。何仁仲別駕署華陽時所爲也。碑皆不堪讀。鍾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遠東屯。險奧各不相襲。嚴公不死。浣谿可老。患難之於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門一段奇。

微服

藤哉斯游

耳窮愁奔走猶能擇肺腑中暇整可以應世如孔子  
微服主司城貞子時也時萬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  
城欲雨頃之霽使客遊者多由監司郡邑招飲冠蓋  
稠濁磬折喧溢迫暮趨歸是日清晨偶然獨往楚人  
鍾惺記

景色小不堪大布置然線溪塊壁自有清幽

○○遊浮渡山記

遊浮渡取道大江。法當從華嚴寺入。躡石龍峯。歷會  
聖諸巖。而反於金谷巖。蓋浮渡有二戶焉。曰華嚴。曰  
金谷。各據如來峯一面。而各相背。起華嚴則止金谷。  
起金谷則止華嚴。此其要領也。茲遊則吾友廬江令  
章章甫道之。故從金谷入。以甲寅二月十八日。同林  
古度茂之。程胤兆。天民。道沙溪。過羅汶河。去山十五  
里。已見檣山。檣山者。立浮渡前。如舟之有檣也。行數  
里。卽桐城界。又數里。渡溪村。行尋明鏡塘。卽金谷巖。

鍾伯敬全集人卷四

十三

閣倒景也。仰獅子石。傍頰如來峯。一石落落左右翼。我上過九曲巖。巖居金谷左。深曲數十百丈。炬行可穿金谷。大通諸巖地中達金鷄洞而出。若牖也。出則可橫至會聖巖。左右今塞爲僧厨。不可入。姑舍之。至金谷巖。巖高以軒右。頰抱龍峯。置屋弘整。最當山之豁處。縣溜數道。高寒覆人。稍左則滴珠巖。卽大通巖也。深廣可金谷之半。從兩峽數折入。其上石罅宛轉。漏天者。龍湫洞也。泉從罅亂整下。洪利噴壺中。腰有石閣如螺。可周可始。其中邊石擊之。硃然處處皆有。

聲知其下皆空。所謂入九曲巖。可穿其地。中出金雞洞者。是也。出巖見鎖雲石一片。苔繡水泐。堅而藻也。其右可至垂陀井。緣蘿菴矣。舍之反金谷。出紫霞關。關石也。弓之至地而門焉。故曰關。可望諸巖。右折下。上磴莽中。得首楞巖。可望九華及長江。至此者。以爲難矣。再折而上。即可登妙高峯。坐金谷頂。探大通巖。水所出。舍之。仍由首楞反紫霞關。則不踰關。步其上。如石梁。望諸峯焉。自金谷至此。皆不見橋山。元登嶺行。廣長可二里餘。如大堤。可輿可馬。外見柳峯。諸山。

諸山之貌  
能不負其名

四周浮渡內則見胡麻溪俯穿心巖望金鷄洞圓朗  
壁上其下卽晚翠巖翠深如晚而九曲厨煙時從洞  
出若源水花片稍折行深松則遠錄公塔在焉始見  
橋山雙塔映對東折五雲巖下過伽藍洞洞左則會  
聖巖也卽遠錄公與歐文忠說法地巖背金谷又當  
山之谿處望橋山則益正兩峯夾焉稍屋之綴以兩  
廡右有翰墨泉泉流枕上以炊以茗又右則三曲巖  
雲錦廊矣舍之左折爲翠華巖又左爲陸子巖巖額  
卽陸子書陸子者陸宰也宋宣和間人字元鈞與黃

安時輩遊此。易皇甫巖爲今名。事詳金谷題壁。中巖  
內石曰枕易。泉曰活生。縱橫十餘丈。前有竹一面。朝  
陽洞在竹外。又左則垂石覆出如廊者數十丈。循廊  
出。龍虎關。關當廊盡處。亦一巖也。三石柱。下上環生。  
如鼎三足。開三門焉。故亦曰關。自會聖至此。巖列如  
比屋也。左折稍下。卽雷公洞矣。舍之。躡石龍峯。峯又  
一大堤也。偃仰如龍。石苔鱗如介。如昂首檣山。夭矯  
欲上。從此下。奔中。則往華嚴寺道也。從人請宿華嚴。  
便僧寂教曰。不可。宿華嚴。卽明日雨。是置張公海島。

一路只爲山  
水面觀而不  
及遊以爲後  
地

以往諸巖洞矣。俱善其言。舍之。從石龍下凹中行。寂  
教者金谷僧。年十二。頭眼不凡。神在山水。茂之。從酒  
掃內得之。故所在與俱。乃達胡麻溪。入阮君洞。壁行  
磴受趾才半。壁高百仞。石浪如海。曰海島巖。仄而上  
得蓬壺洞。會聖隔嶺在壁外。望之如長城。而檐山見  
會聖前者。始兩峯夾之。而三至此。則側別對一峯。爲  
兩出憩阮君洞口。尋徑疎竹數十個。如新桐。則張公  
巖道也。巖亦當山之豁處。出巖下。步一石橋。橋跨一  
澗。澗石其底三桃花粲如三婦。大抵浮渡無巖不樹。

無經不竹。無石不苔。無澗不花。獨抱龍峯一松。最古耳。過橋稍上。則觀音巖。二巖各有石樓可登。又上一小石洞。廣數尺。洞內石孔如椰子者百餘。每孔刻一巖名。盈浮山之數。曰總巖。山之石史也。遂反尋。遶雲梯。梯就石爲磴。橫豎直甚。有思埋磴盡升。巖卽天池。且見之矣。日將夕。舍之步蓮花石。石上紅文如蓮瓣。不知所爲。嶺上行里許。隨步鏗然響出。於足知其下處處空也。嶺盡。望雲錦廊。可卽。日已入。舍之。由三曲洞反會聖巖。是夜雨。將就枕。念石廊所刻建安雷

鯉詩佳甚。志未收。相與執燭鈔焉。詩曰。已從浮山來。更覺浮山好。萬壑染秋雲。乾坤怪未了。遊人無古今。天風醉花鳥。我欲煮烟霞。呼童拾瑤草。鈔竟各作一詩。刻於壁。次日雨出石龍峰側。執蓋觀雷公洞。洞以鯉得名。門垂飛瀑。雨後漲甚。次日雨不止。朝陽洞兩日目中。竟以雨故不克入。仍從弇中道至華嚴寺。望放生池。明日雨止。議歸矣。度雨後龍湫新瀑益盛。乃沿如來峯復登金谷。稍尋九曲。炬行數丈。度至金谷地中矣。塞不前。乃止。入尋巖壁。始從阿羅漢座隙讀。

陸子題字。字甚道古。文稱之完好可掇。志亦未敢出。巖仍入大通觀飛瀑。真浮山第一水也。右石則垂虹井。巖覆之。有石一梁。故曰垂虹。又右爲綠蘿菴。今廢在兩壁中。反故道。復由紫霞關登妙高峯。峯爲浮山絕處。出沒層深。得獅子石。蓋首楞頂也。下視綠蘿菴。又折而下。蹭蹬竹石。鈎巾枳履。乃得龍湫洞。探大通水所出。去金谷遠矣。乃出其頂。從洞中呼巖僧取筆。墨上勒景陵鍾惺閩林古度新安程胤兆窮滴珠水源。甲寅二月念二日。雨霽。山朗遠。青蒼蔚。三十五。

鍾伯敬全集

卷五

讀鍾伯敬全集  
遊林樾堂

大字於石。反至首楞徑已夷矣。乃遊人所謂難至者。也。遂反金谷歸。鍾子曰。浮渡無非巖也。是以稱浮渡焉。今所遊以此始。亦以此終之。金谷也。宜以始不以始。宜以終。而又不以終者。華嚴寺也。自金谷而外。正視側視。無所不見者。檣山也。已至而再至者。又金谷左右諸巖也。紫霞關也。首楞巖也。過其處不至而卒至者。雷公洞也。不期至而至者。妙高峯也。如屋然。已至其中。而又升脊尋檐。窺其庭室者。又金谷大通也。綠蘿菴也。始未至而卒至。至而有不能至者。九曲也。

幾不至而至焉者。張公諸洞也。可以至。且欲至矣。竟不至。至而有。不詳者。雲錦廊三曲洞也。身爲巖而能積諸巖焉。左右前後可至。可思者。會聖也。卒不至而若至者。天池金鷄。朝陽晚翠諸處也。巖皆可屋。屋而住。僧者。金谷會聖觀音。阮君張公三曲也。詩若文山收之。而人棄之。幾失而俛得者。雷鯉之紀遊。陸子之題名也。

亂處如狂風催花。紛落如雨。而橫斜緩疾。不相混而皆妍。

○○○岱記

登岱者必十八盤以上。而後爲岱也。然世所爲岱者聚焉。予以萬曆丙辰九月二十九日丁酉。自臨清釋舟。四日至岱。登之。凡二日。爲十月之壬寅癸卯。其自盤以下。落落散處者。今漫然以爲岱之路。然而莫非岱也。予升降其間者。亦二日。爲辛丑甲辰。所與偕來者。歛吳康虞。惟明暨其孫勗。念閩林茂之古度。與惺而四也。先一日庚子。去泰安州二十里者。而望望山之蔽岱右者。以爲岱度。橫至不十里。行二十里。而後

是初遊光景

忽行忽止亦  
似塵奔岫時

爲州山登封門爲岱之足以四人腰輿背徂徠汶水  
並澗上澗周於左壁不周於澗者盡五里至一天門  
意爲岱岱猶未也又三十里而後爲世所登之岱焉  
惘然悟所望之山十里可至者傲來也非岱也由石  
經峪至水簾洞予亦漫然過焉以爲岱之路而已俛  
其反而覆之然傲來自此以往時與岱一時與岱二  
人各以其所至所見一之二之而又一之實俊物也  
過此則歇馬崖然未至崖亦誰能馬者稍上飾其磴  
磴窮而閣者以祠玉皇登之面徂徠焉降自閣以巔

名傍見傲來而能曲且邃者曰黃峴。降而至此始知  
之。升者未之詳也。從嶺上未至小天門。然計其端與  
嶺畧相亞。乃更數上下復凹其中而平者快活三也。  
又上乃得小天門。秦五大夫松在焉。具官而已。至朝  
陽洞。岱過半矣。亭於洞上。登焉望其上。亭者爲觀。石  
而欄者爲崖。梁者爲橋。而不敢以爲何觀何崖何橋  
也。至此反顧松。松加於泉。石承之。鴈次相得。坐而聽。  
聽如不欲上計水。所以簾而石經峪之石不能盡有。  
其經者皆此物也。大要自一天門至此直以爲岱之

得一增復金  
一境三景如

此

證舊

漢文張趾之  
始觀此村矣

路而不必畱。卽不敢直以爲岱之路。待其反而畱焉。  
者皆過而去之餘。則畱不必久。畱而又若欲待。  
其反者。獨此耳。不知十八盤以上之松之泉。視此何。  
若也。又上出大小龍峪爲盤之始。斗上度可四三里。  
念與差逸而聽於人。且神懼焉。與形勞正等。勿寧步。  
而聽於已。乃以其身與童與杖并。而步前其杖。則步。  
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於步。則視童與杖。  
步所不能得於童與杖。仍視與與始四人去其半橫。  
行如蟹。已射而代。則旋如螺。自成思理如是者更端。

字碑詩。從其後俯黃華洞。所謂後石屋者也。松戎戎  
巖上欲往。計其遠廣。可專一日。遂不住宿焉。風定。觀  
月。作宿頂候日出詩。夜分童報氣興於東方。蓋氣也。  
以爲日。急往登峰。萬光而碧。其下星不能光。光不能  
盡。如夜而猶不失爲星光。趨盛。又以爲日。此而日焉。  
是日於夜也。久之有赤而圓。其端從碧中起者。日也。  
脫於碧者。半天海所交。水風窘之。反不能圓。赤盡而  
白白。斯定。定斯圓。圓斯日矣。則下界日出時也。大要  
光下屬碧。落日亦然。而落者暢出者艱。落之前萬象

混出之後萬象分。此其候也。反於署作觀日歌。乃觀  
李斯碑得二十九字。世恨其殘。而予猶疑其整。玉女  
池石甃之。肅焉冲照。稍憇定。黃華洞計。則循所出。至  
頂者。得仙人橋。壁不屬者丈計。三石九鉤連。而橋焉。  
橋傍石如砥。坐而望汶洋。居徂徠間者。厥勢殆交茂。  
之榜雙流翼。注四字於石。過舍身崖。視橋加危焉。欄  
之。其上疊石有類人。爲讀宋政和間題名。再經日觀。  
欲題海日生殘夜五字於石。不果。至玉皇頂。不入北  
折其後。磴棧者數里。黃華路也。皆從上下矣。石壁百

乃爲盤之終日。三天門則世所爲岱之始也。數上爲碧霞宮。禮元君焉。憇於署。俯五花崖。花不必五。而能使徂徠北面。益莊傲來。侍焉。向能於數十里外。藂岱。使不見。今反頰力。不能自蔽。然其鱗爪面面。岱亦無以禁之。依夕觀日落。反景萬光。光中陵谷。一氣煥爛之極。乃見混沌異哉。語具登岱詩。玉女池。李斯碑皆並署左右。暮不及觀。明日由署東上。出其後爲東嶽廟。摩崖銘在焉。唐天寶十四年。御制并書。書作漢隸。字專數寸。闢然而光。畱不欲去。而其傍有蘇頌書頌。

似魏碑  
不諳

俗子以四大字奪之。悲不欲觀。去循玉皇頂。岱所止也。念日觀峰去此近。待其反而宿焉。以候日出。至孔子崖西折。並壁下。則西天門。岱之爲天門者。二。西天門者。石自門焉。真天門也。呼茂之題石有風定烟歸日。恬心霽。二語。門可出。壑其下。萬筍怒生。疊起。最外。予自題云。立石如扉。下視楂枒。忽憶白帝城。望江中。浮預石時也。計其處當在十八盤下。可直龍峪。越觀峰隔之耳。釋其峰不登。反而登玉皇頂。有石焉。高廣不數尺。然終以此冠岱。稍下則無字碑。碑無字。作無。

例松腋之左。左而半上。爲八仙洞。不及登。對而壁者。有若廟若寢若垣若林者焉。數折視之。皆石也。茂之寄題曰。笋城中。闕爲壑。石萬其峰。錯以松。松聚則濤。不以風也。其中烟霏所蕩。層巒聽之。偃仰牽拂。不能自止。飛流自日觀下者。望齊冰雪。大要泉被於崖。日被於泉。松被於日。風被於松。仰日觀諸峰。如向坐朝陽洞時也。度其處。又當爲岱之半。降觀於壑。可直岱足。如水簾石經何。然亦無所得。徑壑窮。亭之聲光相亂。水木莫敢任。自亭入。仰整可。屋屋之。屋後爲壁洞。

在壁下。泉出焉。淵而不流。竟日乃出。擇石題之。曰岱。不無松。松至此始濤焉。泉壑映蔚。奇爲幽豁。題訖。反仍作黃華洞詩。泐徑而半。仰八仙洞。欲登焉。日入矣。予與康虞中反。以茂之往。得所謂峰如脊者。蜿蜒屬之。傲來而傲來。從此以之岱。所頂皆猷中。其聲跼跼。至孔子崖而徑合。爲予誦之。宿於署。明日登越觀峰。見西天門而下。至十八盤。得一意面徂徠矣。悚然。內省不敢盡以爲岱之路也。循二龍峪至朝陽洞。覆所謂松與泉者。童指其上亭者。曰日觀。石而欄者。曰舍。

人上梁者曰仙人橋。予聽之。始不惑計其處。半依宜  
與黃華洞諸處直。若胸背然。向所念十八盤以上之  
松之泉。視此何若者。當以黃華洞松泉一之。然不可  
謂十八盤以上物也。過此無不壁者。壁闕爲澗。折而  
壁複焉。則澗在壁外。至黃峴嶺。徑益折。往往以下所  
視之徑爲澗。所謂曲且遠。降而至此。始知之者也。而  
所見傲來視登嶺時一之。二之。又自爲一傲來矣。稍  
下覆所爲水簾者。泉扼於石。冬。膏之。劣得不絕。爲聯  
句題石曰。晴雨所覆。白雲之上。冬愛其原。厥流斯養。

石穹其中。俟時而響。岱寔爲之。勸登弘獎。題畢而下。復其徑。得石經峪焉。石經者。鐫漢隸金剛經於石。字如斗。隨石所之。經盡而止。石仰負天頂。踵於泉。泉枕履之。便其腹。以受經。坐立無所。書成而其人。不著念作者。血誠禮之月矣。歸而爲頌。計四日而卒岱事焉。在十八盤以上者。專壬寅癸卯二日。盤以下升降者。首尾於辛丑甲辰。而升則分辛丑之夕。以禮碧霞。覲五花。益登岱始事。降則分甲辰之朝。以登越觀。益登岱終事。鍾子曰。予舍舟而岱。登日觀峰。岱止矣。能使

人意若未至岱者。歸循泮汶所注。濟水受之。意已無  
岱。察其原皆山。岱厚其力。以達於漕。漕告緩急焉。負  
舟之水皆岱所界。是身已入舟。而岱猶未已也。嗚呼  
岱哉。

簡不及漢官儀記。雋穎亦少讓于袁中郎。然亦時  
能出其別致。

游武夷山記

入閩自崇安縣南至省會八百餘里。周始於山。去縣三十里之裴村。隔溪望形。神猶謫疑。不爲山。疑不爲山。而習者創恆者奇人。始作山想。欣然思一至者。武夷山也。山之時候在溪。溪九曲。山或應武。違而無所。不相關。往往用舟。繇一至九。終武夷游事。而自縣南來者。去山十里有水簾洞。最勝。洞在山之萬年宮左。按圖乃與一曲諸峰鈎連。異嶺同勢。如兩人背立。游宜從此始。或曰七曲有徑可達此洞。則其離合斷屬。

之故。又不可問也。予以天啓三年癸亥歲北歸楚。則  
路先裴村度溪。憩山下萬年宮。雖欲始水簾洞而不  
能。故事藩臬閫司遣吏送出關。住此作荅事竣。爲二  
月初八日友人商梅身送予至此。曰。游武夷右之右  
之耳。蓋凡曲在宮右故也。遂稍理游事。大要宮在山  
爲郵舍。在他處已作深山。然大王與幔亭二峯似處  
宮後。入卽見之。及舟始一曲。始正立溪左。莊甚。至二  
曲。枕藉傍小峯。軒輊成態。然游者皆以爲一曲中物  
也。而一曲所有之峯。如大小觀音與獅子與二曲之

玉女入舟皆見。舟行稍遠。則獅子沒。三峯去。一爲二。又遠。則小觀音沒。二復爲一。然三峯不以出沒爲有。無也。玉女靜好秀羸。屢遷多姿。一曲之未至。與三四之已過者。心目延返。皆不能忘情於此。雖欲專屬二曲而不能也。然二曲用此爲標。標二曲者。峯不可數。小藏爲最。四曲者不可數。大藏爲最。其下有計龍潭焉。標五曲者不可數。仙掌大隱屏接笋爲最。六曲則天遊觀。觀左右之。晚對蒼屏。三教大小城高巖爲最。若一曲之大王慢亭。二曲之玉女也。予初八月之遊。

至六曲止。念一日中已分其一。繇建陽行四十里。至此而餘其二。以終六曲。是以三曲之靈巖。一線天虎嘯巖。諸處不能往往。非輿行六七里不可。如是。是以三曲專一日。亦不爲過。念壽甚是。夜天遊觀之。月居高及遠。當爲溪山之鑑。宿無良於此者。出身仰小藏壁中仙船而去。乃繞其背。至卧龍潭。潭在大藏峯下。九曲之水清無隱鱗。雖淺亦自可。而此水以潭名。奇爲靜深淵淵然如隱沒而不恒流焉。繇此趨平林渡。未終五曲。以輿代舟。尋大隱屏。朱晦翁書院在焉。當

諸曲之中。溪山所會也。翁自有記。接笋峰。鴈次相綴。書院在峯前。而雲窩在其後。雲窩者。陳少司馬省所營。公長樂人。住山十二年。因崖割勝。居處廬。旅部署。歷歷。法趣相生。使後至者。有鳩借鵲巢之思焉。予留詩見志。乃循仙掌峯。曲折緣沿。步夕陽空翠而上。繇石門入。上天遊觀。是夜宿焉。頻接笋峯地。高天近空。水烟霜俱化爲月。一光所往。未見其止。始知身在山中。與商子亭中坐立相對。惟恐其旦旦則登一覽臺。臺高於觀。三曲之水。反在其下。可濯可鑑。見六王峯。

復莊甚降復問舟蓋初九日也。意當從五曲始不知六七曲邊際已銷付仙掌筍輿中。舟待於七曲久矣。乃從此入舟以故六曲之蒼屏上下城高巖小桃源俱未遑問焉。標七曲者爲北廊巖天壺峯八曲爲鼓子三教峯百花莊九曲爲寒巖靈峯觀。恬目緩趣佳處領其要而已。行至九曲徑夷目曠有出山之意念巖壁之散處溪左右爲舟所未至及舟至而步未及至者雅不欲以旣倦之心目償之。乃回舟棹聲未減已過天遊觀誦謝康樂空翠難強名之句望昨夜所

坐立亭子。危仄似非可着足處。仙掌雖一峯。橫據甚廣。籠映可數曲。緣壁甫窮。遂廢五六曲之舟。有以也。將達五曲步。至接笋峯下。欲登而不敢。必陳力進止。繇一小門入。入得一亭可憩。其絕頂有雞胸巖。受趾以外。深不見底。以絙度。而峯本不甚高。依壁爲木梯。級不盈尺。凡七十級。而予以病後不能登。有詩云。自悼來偏晚。非關上獨難。謂遊山須及時。與日進而具。日減年所爲也。一道士手茶果躡梯下步。甚安承飲焉。山中人以種茶代耕。茶推接笋爲妙。興而舟舟而。

化工妙了因  
物

淑險珍真履  
夷坦半回宜  
有異

又與返尋六曲之蒼屏。峯城高巖巖半廬。一僧僧亦  
山中所少也。輿而又舟。度溪間所謂小桃源者。按圖  
舊有石堂寺。宋天聖間。中夜風雨。陷之所。陷之石倚  
垂者爲洞。墜者爲梁。水聲出洞。梁中憂憂者爲澗。凡  
爲石門者二。劣得抽進。乃有田園廬舍。桑麻鷄犬。不  
知其爲山中也。幽險之極。得坦曠者。反以爲異。武夷  
可居。無過此者。入舟過四三曲。玉女大王諸峯。數面  
成。故反宿萬年宮。遊事可終。念山中宿處高莫如天  
遊。深莫如虎嘯。乃捨舟橫斜行六七里許。問靈巖巖

不甚高。石覆如廊。洞如比屋。堂寢略具。檐牙所交。天  
光入隙。廣不踰寸。長百之。如線者。一線天也。橫有隙。  
繇一洞。又穿一洞。既至。寒吹如晚。如秋者。風洞也。望  
衡對字。可往可來者。伏羲洞也。日暮矣。返宿虎嘯巖。  
巖高於靈巖。立而微顛。以覆綴壁之屋。僧居之。屋亦  
瓦然。終古不知有雨。是夜月甚。烟光如溪。使人欲汎。  
予詩所謂置身星月上。濯魄水烟中者是也。明日繇  
二曲入丹尋止止庵。山中無桃花。大要爲茶所奪。唯  
靈巖以往。及止止庵。稍粲粲如瓶中物。亦自可念。還

應前

西工之記  
易及

金竹荷石集  
繇舟揖主女峯舟所漸近大小觀音獅子峯復爲三  
飯萬年宮訖具威儀而行不自以爲遊人矣左行十  
里道傍得一門如竇易筍輿而入坦步二里許丹霞  
障玉柱火焰二峯桀豎上亂煙日羣峯夾之徑漸仄  
兩壁相拒如行三峽中水間關阨於石紆直不自繇  
者爲澗而不能爲溪然昇者亦跣而頻濟石益束厥  
勢殆交交則爲洞如小桃源而大險倍之洞窮徑出  
復有天日乃覩水簾洞石壁壁高而頽故所覆甚遠  
去壁數百武已覺晴日內餘飛如雨久之始知流從

龍寫山全覽  
之稿

壁○上○來○屋○挂○於○壁○欄○周○之○拾○級○憑○欄○如○人○執○噴○壺○往○  
來○絕○頂○滴○瀝○如○絲○東○西○游○移○或○東○西○分○弱○不○能○自○主○  
恒○聽○於○風○洞○以○水○得○名○峯○勢○雄○整○而○水○之○思○理○反○細○  
聲○光○微○處○最○宜○靜○者○非○浮○氣○人○聽○觀○所○及○也○予○初○不○  
知○水○簾○洞○與○武○夷○已○隔○一○溪○相○去○又○十○里○何○以○相○隸○  
既○而○悟○昇○人○頻○濟○處○已○還○度○溪○原○未○嘗○隔○也○鍾○子○往○  
返○武○夷○三○日○覺○遠○望○疑○不○爲○山○者○身○到○處○無○非○山○山○  
不○知○有○曲○溪○爲○之○溪○不○自○謂○曲○之○必○九○汎○溪○者○爲○之○  
水○簾○洞○與○武○夷○一○而○二○二○而○一○自○縣○南○來○者○宜○以○此○

爲遊事之始。來者甚銳。望九曲不能待。姑俟其歸。歸則韻者如食宜飫。俗者如倦欲寢。故竟亦過而不問也。商子道予決計以水簾洞終武夷遊事。爲月之初十日。

分合起伏。俱有奇色。

摹寫人情物態。可云酷至。味之令人意興悠然。固賞之者。亦未多得也。

關里碑畧記

登岱訖謁關里孔廟孔林焉。其地不可以山、木、言也。其情不可以登、覽、言也。其事其文不可以圖、史、詩、記、言也。然其樹與碑之勝亦烏能掩哉。樹在廟曰檜。在林曰楷。吾不得而檜之楷之矣。而姑以爲檜以爲楷也。碑皆在廟。有東漢元嘉鍾太尉碑。非元常也。有蔡邕孔君碑。孔君者宙也。孔子十九世孫。卽融父。有曹子建頌梁鵠書。鵠字孟黃。嘗得罪魏武帝。命書碑自贖。懸書帳中。受禪碑亦鵠筆。今傳爲元常亦非也。唐

則武德碑。書詔及祝辭數條。不知誰手。有孫師範廟碑。有開元碑。李邕撰文。張庭圭書。書亦皆隸。以北海真行之妙。而廟碑定以篆隸爲莊。不敢自用。虛心敬事如此。碑皆弼整。可以善後。而碑側多宋元題名。往往妙出意法之外。而梁鵠碑陰書門生故吏姓名。出鵠一手。篆額皆妙。揭者槩未之及。又有齊乾明元年夫子之碑。額尚存。碑剝盡。纔得數十字。唐大曆新門碑。裴孝智撰文。裴平書。完好可讀。缺一角。跌斷。今用以支門。予強揭之。不一年。無孑遺矣。宋元佳手甚多。

可與嘆

石猶憐之遇  
才人當何如  
令人可思

它山川得其一二。可名可壽。而皆爲牆壁下物。計其  
後治屋壞垣。皆當落劫。念林樹天年。而此獨失職。金  
石之壽。不如木。物理甚失其平。孔廟孔林。不與岱始  
而能與岱終。碑與樹有力焉。吾友王永啓將督學齊  
魯。固此數物。司命命所司飾之。乾明大曆二石。吾尤  
爲告秦庭之急。請勿與言。山水言登覽。言圖史。詩記  
而一以學政發之。不能不聽聽而後。自由方畧。與前  
後妙蹟。隨其完缺。而揭之。釐爲數卷。曰關里碑冊。勿  
漏勿濫。有倫有脊。此盛德事也。

重刊敬公集卷四

三十三

讀之可以資博。亦是爲金石志不朽甚盛心也。

易人所難  
人所易

鄭公李邴德政記

蓋嘗還觀鄭公所以李邴子者。規條方略。議論文章。作而嘆曰。古之大人出而用世。其本未原委。類非拘儒俗吏之所能窺也。何則。所謂大人者。其識其力。其氣其養。其學問其精神。無不與一世相始終。故其於一官也。人所極力圖爲而不足者。常以一節辦之。其於官之一事。人所循例供應而自以爲有餘者。常以全力付之。司李非設官之一。其於刑非官之一事哉。邴以進士高第。筮仕爲邴司李。夫進士之出爲司李。

也。其格與縣令不甚相遠。而以令爲屬令以下。一佐一幕賢不肖之分。察而殿最焉。匪直一郡之令與佐與幕已也。推之各郡莫不皆然。體貌事權同於守。守專一郡。司李不盡能然。而又及於旁郡。故上與下之所責成於司李者。常倍於守。上而守與監司之所以爲察。又上而撫按之所以察守與監司者。咸于司李乎。取之其所以察司李者。又於司李所察者取之。則其爲司李之耳目手足者。亦難矣。避遠嫌怨。顧步形迹。調停情面。在下不足以爲德。而上以爲罪。反是則

八知司李之  
勞尊此獨明  
洪福若

任下之怨而上不以爲功。公以明眼直道出之。而本  
之以無心。至誠動物。虛舟飄瓦。觸者不怒。耦俱無猜。  
恩怨平等。吏習民安。化成俗美。見謂公胸中暇整。以  
一節辦一官。因得以其平日所學。及當官所已行。與  
欲行者條爲十議。事理精覈。文辭典雅。或謂公以明  
刑之餘力及之。不知公之爲此。凡以了刑之一事。而  
已。夫刑非細故也。拘儒俗吏。以桁楊爰書粉飾之。未  
見其少古之大人。以德禮教化莊嚴之。未見其羸者  
也。古者大刑用甲兵。小刑用刀鋸。班孟堅之爲刑法

比合處俱有  
所據

志也。參錯以兵家奇正。如合符然。公有以見其合也。  
是以有興武學。嚴清查。預修備之議。孔子曰。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書曰。弼教明刑。而賈生之言治安也。  
以爲法加已然之後。而禮禁未然之前。公又有以見  
其合也。是以有立社學之議。及修學之事。抑民富而  
後教。足食而後足兵。孟子言仁政。省刑薄斂。並舉國  
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今之政與刑。分爲二古  
之政。與刑合爲一公。又有以見其合也。是以有甦遞  
苦杜惡訟。嚴堂印立比規諸議。凡此鞏政之紀。救民

之困。政無紕。民無困。而刑不清者。未之有也。故曰。公  
于其官之一事。以全力付之者也。古六曹皆有專官。  
及其妙。則六官互用。國家自承平後。士恒用平進。雖  
有碩德全才。筮仕之始。不能不局以一官。而真負碩  
德全才者。雖一官一事。其本末原委。慮無不與一世  
始終。予同年楊文孺。大中丞之序公。十議也。首引韓  
魏公之言。當事人才品宜周入。麓入細。方稱經綸妙  
手。而謂魏公公輔從作司庫時已定。予不佞亦以李  
邛之事。決公之爲公輔矣。公內召有日。邛人猶以區

區一郡之私。欲志公之德政于不忘。此何足藉予言。  
公諱二陽河南鄆陵人。萬曆乙未進士。

只就十議上見其畧心宏遠。所謂力全者也。不必  
程其效而予其心。可云德政矣。  
十議悉合于刑思巧。

○○尊聞堂記

夫名堂者。欲傲人以所不聞。則必取于意義要眇。景  
事新妍。字語險賾者。以爲佳。吳德聚之名其堂。以尊  
聞焉。何居。鍾子曰。吾蓋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  
思篤行人也。夫吳子非無聞之患也。業有堂矣。登其  
堂。有友朋焉。父事者。若而人。兄事者。若而人。師事者。  
若而人。肩事者。若而人。是以人聞者也。登其堂。有圖  
書焉。取諸經。以析理。取諸史。以徵事。取諸子。以辨學。  
取諸集。以敷文。是以言聞者也。登其堂。有器玩焉。若

樂然古玩之  
在陳

鼎以志怪。若爵以戒貪。若盤以去垢。若款器。金人以持盈。守訥是以器聞者也。吳子非無聞之患也。世固有離索寡陋。蔽其耳目。聞一人之勝乎已。一言之幾乎道。一物之驚于心。而油然有所合。惘然有所艾。如夢之覺。如醒之醒。如亡之歸。其所聞者。人所習聞者也。人所習聞而已。創聞焉。則異之。彼習聞者。顧反玩焉。玩則不尊。不尊不信。不信不行。故吾三復尊聞之義。而知吳子近思篤行人也。夫尊聞之說。發于曾子。而董子述之。董子于漢儒最稱純正。然其所作玉杯。

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多外家言。董子非不足于與博。  
奇聞者。而其告君一依春秋。天人之旨。非六稅之科。  
孔子之書。無使並進。對江都以正。誼明道而納功利。  
正身率下。家居不問產業。抑何斷斷也。若董子者。真。  
尊其所聞者也。苟第驚于與博。恢奇傲人。以所不聞。  
則何不取于所聞之要。眇新妍險晦者。以名其堂。而。  
以名其堂曰尊聞。夫能傲人以所不聞。而不能行人。  
之所習聞者。固非吳子之志也。

設設收節節應喜其結構之密。

有其園以覺  
其勞

○ ○ 梨花墅記

出江行三吳。不復知有江。入舟舍舟。其象大氏皆園也。烏乎園。園于水。水之上下左右。高者爲臺。深者爲室。虛者爲亭。曲者爲廊。橫者爲渡。豎者爲石。動植者爲花鳥。往來者爲遊人。無非園者。然則人何必各有其園也。身處園中。不知其爲園。園之中。各有園。而後知其爲園。此人情也。予遊三吳。無日不行園中。園中之園。未暇遍問也。于梁溪則鄒氏之惠山。於姑蘇則徐氏之拙政。范氏之天平。趙氏之寒山。所謂人各之。

其園者也。然不盡園于水。園于水而稍異于三吳之水者。則友人許玄祐之梅花墅也。玄祐家甫里。爲唐陸龜蒙故居。行吳淞江而後達其地。三吳之水。不知有江。江之名復見于此。是以前其爲水稍異。予以萬曆己未冬與林茂之遊此。許爲記。諾諾至今。爲天啓辛酉。予日常有一梅花墅。而其中思理往復曲折。或不盡憶。如畫竹者。雖有成竹于胸中。不能枝枝節節而數之也。然予有遊梅花墅詩。讀予詩而梅花墅又在目。大要三吳之水。至甫里始暢。墅外數武。反不見。

俱以已詩終  
之與前應

水水反在戶以內蓋別爲暗竇引水入園開屏垣步  
過杞菊齋盤磴躋暎閣暎者許玉斧小字也取以名  
閣登閣所見不盡爲水然亭之所跨廊之所徃橋之  
之所踞石所卧立垂楊修竹之所冒蔭則皆水也故  
予詩曰閉門一寒流舉手成山水迹暎閣所上磴回  
視峯巒巖岫皆墅西所輦致石也從閣上綴目新眺  
見廊周于水牆周于廊又若有閣亭亭處牆外者林  
木荇藻竟川合綠染人衣裾如可承攬然不可得卽  
至也但覺鈎連暎帶隱露斷續不可思議故予詩曰

動止入戶分傾返有妙理。乃降自閣。足縮如循寒渡。曾不漸裳。則浣香洞門見焉。洞窮得石梁。梁跨小池。又穿小西洞。憇招爽亭。苔石嚙波。曰錦淙灘。指修廊中隔水外者。竹樹表裏之。流響交光。分風爭日。往往可卽而倉卒莫定其處。姑以廊標之。予詩所謂修廊界竹樹。聲光變遠邇者是也。折而北。有亭三角。曰在澗。潤氣上流。作秋冬想。予欲易其名曰寒吹。由此行峭蒨中。忽著亭。曰轉翠。尋梁契集。暎閣乃在下。見立石甚異。拜而贈之。以名曰靈舉。向所見廊周于水者。

方自此始。陳眉公榜曰流影廊。沿緣朱欄。得碧落亭。南折數十武。爲庵。奉維摩居士。廊之半也。又四五十武。爲漾月梁。梁有亭。可候月。風澤有渝。魚鳥空遊。沖照鑑物。渡梁入得閒堂。堂在墅中最麗。檻外石臺可坐百人。習歌娛客之地也。堂西構結竟觀。居奉佛。自暎閣至得閒堂。由幽邃得宏敞。自堂至觀。由宏敞得清寂。固其所也。觀臨水。接浮紅渡。渡北爲樓。以藏書。稍入爲鶴簍。爲螺寢。君子攸寧。非幙中人或不得至矣。得閒堂之東流有亭。曰滌研。始爲門于牆。如穴以

達牆外之閣。閣曰洪華。映閣之名。故當映此。正不必以玉斧爲重。向所見亭亭。不可得。卽至者是也。藉以內所歷諸勝。自此而分。若不得不暫委之。別開一境。昇眺清遠閣以外。林竹則烟霜助潔。花實則雲霞亂彩。池沼則星月含清。嚴晨肅月。不輟暄妍。予詩曰。從來看園居。秋冬難爲美。能不廢暄萋。春夏復何似。雖復一時遊覽。四時之氣。以心准目。想備之。欲易其名。曰貞萋。然其意渟泓明瑟。得秋差多。故以滴秋庵終之。亦以秋該四片也。鍾子曰。三吳之水。皆爲園人習。

千城市村墟。忘其爲園。玄祐之園。皆水。人習于亭閣。  
廊榭。忘其爲水。水乎園乎。難以告人。閑者靜于觀取。  
慧者靈于部署。達者精于承受。待其人而已。故予詩。  
曰。何以見君閑。一橋一亭裏。閑亦有才識。位置非偶。  
爾。

時以已詩相問。與眉公記可以並傳。